

大日本史

七十八

源範賴 源義經
 第二百廿七卷 將軍家族列傳

一五〇	二〇二	和書門
冊	函	類
架	號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0258
冊數	150(78)
函號	138 105

三	二〇二	和書門
八	一五〇	類
函	冊	
架	架	

架冊〇五-
六五歴和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八十七

淺草文庫

列傳第一百一十四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男權中納言從三位綱條 校

玄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治保 重校

將軍家族 一 田 養 貴 於 平 賀 縣 本

源範賴 又 縣 降 城 兵 封 而 報 功 亦 五

源義經 伊勢義盛 佐藤繼信 忠信

源範賴稱蒲冠者 玉海、東鑑、○按尊卑分脈 範賴母遠江池田驛妓生

范賴于蒲生御廚因稱蒲生冠者然本書皆
書蒲殿而無書蒲生者蓋省語也然他書無

考左馬頭義朝第六子也尊卑幼而為藤原

範季所養及兄賴朝起兵往而歸焉治承五

年援小山朝政擊志田義廣於下野東鑑壽永

二年源義仲反明年正月賴朝使範賴義經

將兵六萬以討之源平盛衰記範賴帥三萬

五千由海道進擊義仲使今井兼平撤勢多

橋拒守範賴使稻毛重成榛谷重朝等濟供

御瀨大戰國分寺前斬敵將山本義弘○本

方等義弘東鑑為山本義經子今從之按東

鑑或作三郎先生義廣然義廣之死在是歲

五月故今定兼平敗走源平盛衰記範賴進入京

師義經破宇治兩軍合勢攻殺義仲於粟津

參取東鑑源平盛衰記二月將兵五萬六千餘赴

一谷取路播磨進陣昆陽野源平盛衰記與

義經約期以七日五日義經襲平資盛三草

營破之七日範賴向城東門生田森河原高

直與弟盛直踰柵戰死諸將繼進接戰義經

別使土肥實平向西門自率精銳從鶉越進

放火燒之、城中潰亂、範賴等自東西門夾擊、平氏不能支、奉養和帝泛海、日中城陷、敵眾逃散、範賴追之、義經實平合兵擊之、海濱獲其將越前守平通盛、薩摩守平忠度、備中守平師盛、武藏守平知章、皇后宮亮平經正、若狹守平經俊、散位平業盛、散位平敦盛、越中前司平盛俊等首級一千餘、虜左近衛中將平重衡、○東鑑載教經傳、溺海被創者、不可勝計、振旅而還、東鑑、源平盛衰、六月敘從五位

下、尊卑任參河守、東鑑、源平賴朝置酒慰勞、

八月賴朝再命範賴討平氏於西海、設宴餞

焉、賜以所愛馬并甲一領、從軍將士亦各賜

馬、及發賴朝觀其軍容于稻瀨川上、範賴先

入京師、賜追討官符、東鑑九月帥足利義兼北

條義時等兵三萬餘、至播磨室津、○源平盛

衰記為十萬餘、按本書及盛衰記、竝云、範賴不以進討為意、召室高砂娼妓、宴樂度日、費

官物、擾人民、逗留十月至安藝、賞將士功、○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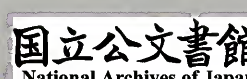
平盛衰記、是月範賴經備前備中安藝周防至長門、將攻引島、然以不知門司赤間地勢

使緒方惟能為先鋒、遣使言情、惟能乃以船
五百餘艘來迎、範賴遂往豐後、今據本書、範
賴之往豐後、實
明年正月、故不
時範賴軍中糧食乏絕、戰
艦不給、士卒思東歸、範賴患之、十一月遣使
鎌倉告狀、賴朝報書曰、筑紫州郡何患不附、
卿宜安緝、綏撫和協衆心、靜以鎮物、勿左右
耳語、以生猜疑、使筑紫兵當敵鋒、坂東兵為
之羽翼、敵勢雖弱、勿輕易之、先帝太后及二
位尼勿敢侵陵、謹護送之、今二位尼知我心、
則奉帝而來、亦未可知也、夫帝王之尊、誰得

干犯、嚮者義仲刃二皇子以取滅亡、平氏殺
高倉宮、亦隨敗亡、須以此意懇諭將士、宗盛
素怯而畏死、當生致之、兵多路遠、糧食乏絕、
理或然矣、比至二月、當運糧船以給之、十二
月佐佐木盛綱擊平行盛於備前兒島、敗之、
時平宗盛據屋島、遣兵徇西海州郡、平知盛
軍長門引島、文治元年正月、範賴將赴西海、
自周防至赤間關、以乏船糧、頓軍不進、將士
思歸益甚、乃還周防、豐後人曰、杵惟隆緒方

惟能素欲應源氏而範賴亦遣人求船於是
惟隆等發戰艦八十餘艘來迎周防人木上
七遠隆亦餽糧範賴乃與千葉常胤謀曰周
防樞要之地留守事重不可不選而任之常
胤曰三浦義澄勇敢多兵則其人也範賴從
之乃至豐後 月擊原田種直於葦屋浦破
之先是賴朝聞範賴在周防指授方略曰遣
土肥實平梶原景時招徠西海兵彼應則赴
之不應則直赴南海擊平氏慎勿與鎮西構

兵適範賴亦再遣使告其匱乏至是賴朝答
範賴書曰舟糧之須我別有處置子雖困姑
待之平氏以羈旅之軍而猶能給資糧子為
追討使無功而還何面目復見人哉 東鑑熊野
別當湛增帥舟師來屬義經 東鑑源平盛衰
記平家物語
範賴聞之致書鎌倉曰範賴移軍豐後以感
平氏然國民逃亡無所徵糧如和田工藤等
將士皆欲東歸願賜教喻如聞湛增以義經
議承追討之任既至讚岐又將入九國夫四



國事義經統之、九國事範賴領之、果如所聞、則匪啻範賴之羞、且示我軍無人、願將軍察焉、賴朝報以湛增事非實、復與北條義時、中原親能、工藤祐經等十二人書、慰勉將士、尋以戰艦三十二艘、運糧于西海、義經攻屋島、平氏逃于海上、然以範賴在豐後、不得西、三月、義經大戰于壇浦、盡滅平氏、以俘獲還京、師、範賴猶留豐後、拊循筑紫九國、九月、還京、師、壽永之亂、平氏取鵜丸劍而奔、範賴得之、

於鎮西以獻法皇、○按保元物語上皇賜鵜丸於源為義而平氏取之

於法住寺殿、尋至鎌倉、東鑑時賴朝與義經生

隙、陰使土佐房昌俊圖之、昌俊反為義經所

殺、乃使範賴討之、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範賴不忍討

固辭之、賴朝不聽、範賴不獲已從之、平家見

賴朝辭別、賴朝謂曰、罷矣、我於卿亦不能深

信、卿亦繼九郎為二舞者也、源平盛衰記、平家範

賴懼不能自措、屢奉誓書、陳無異志、源平盛

初、義經在西海、恃功專軍政、賴朝積不能平、

範賴能遵約束、每事諮稟鎌倉、以故頗見親愛、然將領之任、終不能無猜忌、建久四年五月、賴朝獵于富士野、曾我祐成及弟時致、夜入行館、殺父、讎工藤祐經、營中騷擾、東鑑鎌倉訛言、將軍遇害、賴朝妻北條氏大驚悲、範賴慰諭曰、範賴在、假有大變、勿以為憂、賴朝聞其言深惡之、保曆間記八月、聞範賴有異圖、推問其狀、範賴又作誓書、就大江廣元陳情、賴朝自讀誓書、見其書源、範賴怒曰、範賴謂於我

有骨肉之分乎、何得妄稱源姓、乃使廣元讓其使重能、○重能姓關重能曰、參州實故左馬頭殿之子、而幕下之弟也、嚮者參州為追討使、赴西海、幕下以弟聞于朝廷、既載之官符、豈僭冒乎哉、廣元以白、賴朝不復出言、重能還告、範賴大懼、未幾、賴朝夜聞牀下有人氣息、潛召結城朝光等搜索、捕得一人、推問乃範賴所養勇士、當麻太郎也、陳曰、頃者參州屢奉誓書、未得申理、日夜憂懼、故臣欲聞左右

之議遂至于此固非有異謀也考鞠數次竟無異辭逮問範賴固陳不知賴朝命工藤宗茂宇佐美祐茂逐範賴於伊豆東鑑拘置修禪寺八坂本平其臣橋太左衛門江瀧口梓刑部等繕兵據濱館賴朝遣結城朝光梶原景時仁田忠常等誅之東鑑景時勸殺範賴乃遣景時及子景季景高率騎五百攻範賴於修禪寺事出不意範賴不及擐甲彎弓射之殺傷頗多既而矢盡放火自屠而死景時獲首

於灰燼中八坂本平二子範圓源昭共為僧

範圓娶安達盛長女生為賴為賴依外家傳

其領邑居武藏吉見稱吉見二郎子義春稱

太郎永仁四年三月謀起兵為北條貞時所

殺子義世稱孫太郎尊卑分脈亦以十一月見殺

保曆間記○本書以義世為範賴玄孫賴氏子然據尊卑分脈及吉見系圖賴氏範賴曾

孫而義春弟也故不取按將軍執權子尊賴次第以義世之死為永仁五年五月

仕吉野行宮為中務大輔尊卑分脈

源義經小字牛若左馬頭義朝第九子也尊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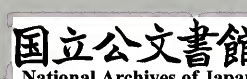


分脈○東鑑為第六子誤按本書義朝生九男其八男往往出諸實錄獨四男義門無所見蓋以早世無事跡也或曰義經實第八子宜稱八郎而稱九郎者避叔父為朝之稱也然足信野史所傳不為人軀幹短小白皙反齒神彩秀發趨捷軼人源平盛衰記母曰常磐舊仕近衛藤原皇后初后入内也其父藤原伊通妙選侍御常磐最有姿色後歸義朝產三子長今若次乙若次即牛若也以平治元年生是歲義朝黨藤原信賴敗死常磐攜三兒逃匿大和龍門里平清盛搜索不得乃收

常磐母常磐聞之自抵六波羅嗚咽陳情請與兒同就刑赦其母清盛憐之且悅其容色欲併宥三兒死親族皆爭不可清盛曰業已赦兄賴朝今免其長者而殺其幼甚亡謂也遂宥其死納常磐而私之生一女而寵衰出嫁大藏卿藤原長成使今若乙若為僧以牛若付鞍馬寺僧覺日○平家物語劔改名遮那王年甫十一閱諸家之譜慨然以為我世將種覆墜至此必當翦滅平氏以雪父祖之

恥於是晝讀書策夜習武技覺日勸之剃度不肯曰二兄為僧我之所恥何倣之為覺日數勸之則竊謂曰如強之我將刺刃師腹常磐居常憂懼無柰之何遮那王常欲往陸奧依藤原秀衡藉其資以成宿志而道路遼邈無與俱者時有金商吉次者○平家物語卷吉次作五條末春往來陸奧每至京師詣鞍馬寺遮那王因密語曰汝往奧以我行我至奧必當重酬吉次曰奉君而行事不難也第恐取大眾怒

遮那王笑曰失是驕兒亦無所苦譬如夏月棄屍人竊之去誰復追之吉次乃諾又有下總人深栖賴重源賴政從子也至鞍馬遮那王就而相見與之款曲三人相約承安四年三月遂俱赴關東行至近江鏡宿自加元服更名義經稱源九郎時年十六平治物語賴重抵下總居之數月會有盜盜馬土人據尊卑分脈迫措之盜健甚靠樹自捍眾不能捕圍而守之義經赤手縛之又羣盜入民家義經赴之



立斬四人、餘被創迸散、賴重雖服其勇、而懼平氏聞之、頗戒之、京師本平治物語義經乃趣陸奥、

○按源平盛衰記曰、義經將趣陸奥、路經上野、投伊勢義盛家、借其奴僕致書賴朝、及得

報、乃至鎌倉、據東鑑此說誤、故不取、吉次告之秀衡、秀衡邀於

平泉館、厚遇之、義經乞金、秀衡以與、吉次踐

前約、平治物語治承四年、兄賴朝起兵、義經聞欲

趣之、秀衡觀望時勢、留而不遣、義經潛出平

泉館、秀衡遣壯士佐藤繼信及弟忠信追而

從之、十月、賴朝破平氏於富士川、陣于黃瀨

川、義經率二十餘騎詣營、部將土肥實平等

怪而不為通、賴朝問知其年齡曰、是必與州

九郎也、速召入幕、實平導之、執謁、賴朝相見

大喜曰、昔者八幡殿討清原武衡、新羅三郎

在宿衛、請解官赴軍、不許、掛弦袋于本陣、間

行抵陸奥、八幡殿喜以為故將軍再生、今吾

遇子于此、亦猶見頭殿之顏也、相俱感泣、取

東鑑、源平盛衰記、○平治物語曰、賴朝舉兵、義經將赴之時、白河關已閉、託浴溫泉、率百

騎許、取途、那須山中、而見壽永二年七月、平賴朝於大庭野、今不取、

氏奉養和帝奔西海、從兄義仲先入京師、矜功驕驁、縱士卒擾京師、上下厭苦、賴朝遣義經及齋院次官中原親義率騎兵監送租稅入京師、義仲疑懼、欲迎拒之、法皇敕諭保無他、玉海十一月義仲反、時義經在熱田院北面、橘公朝等往而告狀、先是義經遣使鎌倉告變、駐軍茨報、至此復令公朝往、三年正月賴朝發兵六萬、令範賴義經討義仲、範賴由勢多、義經由宇治、分路入京師、義經兵無慮二

萬五千餘、自鈴鹿山進至伊賀、義經召土人問路、土人曰、自青田山至首落瀑、是為捷徑、復問無別路乎、曰有之、過長田里、經花園村、至射手神社、傍笠置、亦可也、義經曰、青田首落、於行師之路、地名不吉、○按青田與篠輿訓讀同、篠輿載傷夷之人、故云爾、乃由射手社前進、義仲聞之、使根井幸親、楯親忠、率三百餘騎、撤宇治橋拒守、義經軍至河上、而廬舍鱗次、不便布陣、先令居民擊其資財、乃縱火燒之、河上構高櫓、身

在櫓上、俯臨四方、號令將士、執筆呼曰、先衆者、勇鬪者、悉注報之、鎌倉士氣爲之百倍、奮躍思效、義經號令軍中、時諸部喧唳、號令不可辨、乃取平等院法鼓擊之、軍士皆屬耳、於是今日、臨難立功、正在今日、見兵二萬餘、必有善泅者、先涉以測淺深、敵之控弦四五百、攢簇岸上、比涉必射、汝等壯士上橋架禦之、勿使射泅者、於是平山季重、佐佐木定綱、澀谷重助、熊谷直實及子直家、上橋架頻射之、

殺傷頗多、佐佐木高綱、梶原景季由橘小島單騎先濟、畠山重忠率五百騎傍橋而濟、與幸親等戰破之、義經曰、大將進戰、不可由偏裨、輒乃易道至橘小島、令曰、流雖迅而水淺、汝從此涉、先衆而進、兵士繼濟、追北至京師、

參取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

禁兵士毫無所侵掠、

玉義仲

敗走、時法皇在大膳大夫大江業忠六條第、義經帥重忠、高綱等詣六條、業忠登垣望之、以爲義仲復至、驚呼聲、顛宮中男女怖畏失

色業忠又報曰視其旗幟非義仲必是東兵
既而義經下馬曰臣是源賴朝弟義經新破
賊兵來護此宮請速開門業忠不勝喜墜垣
傷腰委頓奏之法皇大悅御中門觀之令出
羽守藤原定長勞之問義經已下姓名本貫
年齡嘆曰真英士也乃敕義經宿衛宮中分
兵逐義仲義仲遁至粟津與範賴戰敗死參取
平家物語源平盛衰記是月平氏自屋島遷據一谷城
衆十餘萬山陽南海十四州又屬之聲勢甚

熾法皇使範賴義經討之敕曰神璽寶劍內
侍所神代之祕寶百王鎮護之重器也汝等
謹迎以奉還源平盛衰記範賴義經將討平氏於
一谷先刻攻期以二月四日清盛小祥五日
六日兵忌定爲七日參取源平盛衰記二十九
日範賴帥五萬餘騎自播磨路赴一谷義經
率二萬餘騎自丹波路兼程會之範賴陣昆
陽野義經陣三草山東敵將平資盛平有盛
等率七千餘騎逆之山西相距三里許參取東鑑

源平實平
二月五日義經謂土肥實平曰今夜
襲敵孰與埃明日實平未及對田代信綱進
曰我軍衆盛敵謂我不欲夜戰而脫甲休息
今掩其不虞何憂不克實平亦贊成其議義
經曰卿言正合吾意吾特欲盡衆議耳乃勒
衆赴敵夜黑路嶮士馬不能進義經呼武藏
坊辨慶曰舉汝大炬衆未解其意辨慶即馳
縱火所在民舍路明如晝夜半至西麓謹譟
襲擊資盛等狼狽棄器仗走

級○平家物語作五百級
六日使信綱實平別將七千
騎攻一谷城西門自帥熊谷直實平山季重
片岡爲春佐原義連後藤實基佐藤繼信及
忠信江田源三熊井太郎伊勢義盛源八廣
綱辨慶以下精銳三千騎登鉢伏峯進至蟻
戶日既暮徑路嶮惡不能前乃使辨慶訪求
鄉導辨慶遙認火光趣之見翁媪相對而坐
命翁鄉導翁曰吾住此山射獵爲生諳熟攝
丹山岳今老矣不可用有兒頗健堪充驅役

源平實平
二月五日義經謂土肥實平曰今夜
襲敵孰與埃明日實平未及對田代信綱進
曰我軍衆盛敵謂我不欲夜戰而脫甲休息
今掩其不虞何憂不克實平亦贊成其議義
經曰卿言正合吾意吾特欲盡衆議耳乃勒
衆赴敵夜黑路嶮士馬不能進義經呼武藏
坊辨慶曰舉汝大炬衆未解其意辨慶即馳
縱火所在民舍路明如晝夜半至西麓謹譟
襲擊資盛等狼狽棄器仗走

源平實平
二月五日義經謂土肥實平曰今夜
襲敵孰與埃明日實平未及對田代信綱進
曰我軍衆盛敵謂我不欲夜戰而脫甲休息
今掩其不虞何憂不克實平亦贊成其議義
經曰卿言正合吾意吾特欲盡衆議耳乃勒
衆赴敵夜黑路嶮士馬不能進義經呼武藏
坊辨慶曰舉汝大炬衆未解其意辨慶即馳
縱火所在民舍路明如晝夜半至西麓謹譟
襲擊資盛等狼狽棄器仗走

辨慶乃拉其子歸見義經以其所居山名鷲尾命名鷲尾經春賜之刀馬甲冑問路險湯經春曰此處名鷲越山中第一絕險也上七八段石礫沙地草木不生下五六段峭壁截然非人馬所能過義經曰囊鹿亦不得過乎曰唯鹿過之義經又問崖下設陷阱敷蒺藜乎經春曰敵恃險未聞設此備於是義經令將士曰鹿有四足馬又四足其所異者鬣之有無與蹄之圓折耳西國馬我不之知如東

國則鹿之所過馬亦能行乃使經春為前引

○按平家物語會日暮暫駐軍於山中辨慶攜一老翁至義經曰何人曰此山獵者也義經悅問攻路且欲以為鄉導翁辭以老羸而自舉其子熊王年十八歲義經即命束髮賜名因言曰汝父稱鷲尾三郎義久時天未曙暫休武久汝宜稱鷲尾三郎義久

山中實平已向西門範賴攻東門七日義經侵晨將下鷲越先下鞍馬數匹試之或傷或無恙義經視之曰使馬自下猶如是騎者加意何慮墮傷凡馳馬險惡有四術而其要專在於心汝等以我騎為準先眾而進眾皆魚

貫而下、無一人傷損、於是整兵揚旗、大呼直
 衝、時敵專禦東西二門、城後恃險不設備、及
 義經至、驚潰失度、自相殺傷、義經乃放火敵
 營、風怒火熾、煙塵晦冥、城兵大擾、東西門不
 守、範賴實平兵攻入城中、宗盛奉養和帝泛
 海遁去、餘眾潰奔、追擊之於海濱、斬首二千
 餘級、斬其將越前守平通盛等十人、本書為
九人、今
 從玉、虜平重衡、其他俘獲溺死不可勝計、九
 日凱旋、本書作十日、
今從東鑑、範賴義經請梟所獲首

級於京師、法皇會公卿議之、咸曰、古無戮公
 卿徇於路者、况平氏先朝戚勲、不可徇也、義
 經復奏曰、先臣義朝屬保元之亂、盡力王室、
 後為藤原信賴所誑誘、遂伏天誅、徇其首而
 梟之、平氏昔列卿相奉朝家、今為逆臣伏罪
 戮、與臣先人輕重何如、臣等欽奉敕旨、奮不
 顧身者、欲耀皇威、且雪父祖之恥耳、而所請
 不允、後來何以得殲朝敵、法皇不得已許之、

源平盛衰記○玉海云、範賴義經奏源義仲
 之死、徇之路、今不徇平氏、甚無謂也、廷議云、

公卿之首，不宜徇路而平氏之罪，與義仲不同，况於先朝勲戚乎，而不詳其結局，余無所考。八月，以義經任左衛門少尉，補檢非違使。

源平盛衰記平家義經嘗就賴朝請廷奏補

一官，賴朝惡義經在軍自專，抑而不奏，先奏

範，賴為參河守，及義經拜官，馳使告之，賴朝

自陳朝廷所賜，不可以辭，賴朝疑其自請，益

不悅。東鑑是月，平信兼聚平氏餘黨，據伊勢瀧

野。源平盛衰記時，信兼三子兼衡、信衡、兼時，匿在

京師，義經召而殺之。山槐記因遣兵擊信兼

滅之。源平盛衰記九月，義經敘從五位下，檢非違

使如故。東鑑山尋聽院昇殿。東鑑源平文治

元年正月，義經請討平氏，廷議或謂平氏餘

黨尚在京師，潛謀不軌，宜留義經警衛，遣其

將佐於四國，義經又奏曰：若追討稽緩，及二

三月，西海軍食不支，範賴引還京師，則太宰

府管內兵士稍屬平氏，討伐益難，法皇遂許

之。吉記義經將發，奏法皇曰：平氏西奔，于今三

年，寇掠郡國，虐使人民，不可不亟除之，臣不

神州雜錄 卷一百一十七 列傳 十一

滅此賊不生入皇都帥兵將由南海道源平

記○按本書云兵十萬餘騎而長門本平家

物語曰判官兵六千餘騎駕舟百五十艘蓋

不止於此然本書所言甚多疑

島之戰下方云梶原景時以下東士以百四

十餘艘到屋島亦治舟師於渡邊福島將佐

無兵數故不取多東國人不習水鬪羣議噉噉梶原景時以

監軍事從欲設逆櫓於船義經問何謂逆櫓

景時曰櫓設櫓謂之逆櫓陸戰騎馬進退從

意如舟師則不然進易退難今所以設逆櫓

者敵堅則以櫓退敵撓則以舳進平家語義經

曰凡臨戰者主將勇銳勵眾眾猶欲退况未

戰而預設逃計何以得利景時曰知進而不知

退是謂豕武者所以取危將軍年少氣盛

故如是邪義經作色曰我不知豕邪鹿邪

我惟以奮戰殄敵為快赴敵者期以必死若

愛軀命則不如不臨軍卿若受大將之任雖

設逆櫓十百可也我則不敢景時由是怨義

經源平盛二月十六日義經將赴屋島法皇

以為義經離畿甸京師益空虛遣親臣大藏

大日本史 卷一百一十七 列傳 十一

望見海岸旗幟皆赤、謂從士曰、敵已備矣、卿等治裝、船中馬足縮立、直上岸、恐難急用、宜先使馬下船而游、衆皆從之、義經先衆上岸、督士卒力戰、虜其守將櫻間良連、進抵一寨、襲守將櫻間良遠、○東鑑為良遠棄寨走、乃櫻庭介召土人問地名、對曰勝浦、義經悅曰、是吉兆也、軍必大有利、踊躍而進、路見甲士一百餘來、皆無旗幟、義經以為敵軍出奇、使伊勢義盛馳問、義盛與其將俱來、義經問曰、汝為誰、

曰、臣是州人、近藤親家也、比年天下擾亂、未知所屬、竊聞義旗向本州而來、願在麾下充驅役、義經用之為鄉導、破田口成直兵于勝宮、○平家物語作大坂越即夜進兵至中山、○平家物語作大坂越會有一卒齎書過、義經問曰、子往何處、曰、自京師趣屋島、又問所齎何人書、匿而不告、義經給曰、我是阿波人、應徵趣屋島、聞九郎判官艤淀河尻、旦暮將犯屋島、內裏子自京師來、必觀其軍、兵衆有幾、卒不知為義經、告以實、曰、所齎

六條攝政北政所寄屋島内府書也、義經曰、
書言何事、曰安得知之、但囑云九郎判官已
發京師、九郎銳將也、木曾之勇猛如鬼神、一
戰殪之、兇威可畏、公能修壘壁、聚徒衆備之、
意書詞亦然、我嚮過淀川尻、兵如連雲、君速
趣屋島、義經又問曰、子始赴屋島乎、曰政所
内府妹也、平氏西奔後、每報京師消息、我屢
爲其使、曰然則乎、審屋島形勢、我聞其地有
要害、實然否、源平盛衰記曰城下潮盈則非舟不

能至、潮退則水纔及馬腹耳、其險不足恃、長門

本平家物語

義經乃奪其書、縛卒於樹而去、明旦

進至屋島、放火車禮高松民家、宗盛留兵禦
之、奉養和帝及女院、泛海、義經薄城、城兵防
戰、義經曰、敵衆我寡、利在於縱火城外、一面
進攻、令兵士燒民屋、時西風甚急、火延及城、
煙焰漲天、城兵駭走、爭登船、義經與重忠等
六騎追之、兵衆踵至、勢倍奮、敵植畫日扇于
船首、出美姝麾以示之、船離岸七段許、義經

謂重忠曰、是敵誘我也、卿爲我射之、重忠辭
乃以柰須餘一宗隆對、義經更命宗隆、時風
起船颭、宗隆持滿待定、兩軍休戰、注目、宗隆
一發斷其柄、海陸翕然嗟賞、謹呼之聲不已、
既而平氏進船叢射、我兵奮戰當之、敵軍稍
退、諸將乘勝竝驅入海、時義經數易裝、不著
鮮甲、令人不得識別、而上總景清等注目義
經、欲相搏、越中盛嗣欲以長鉤鉤義經、義經
揮刀禦之、誤墜所執弓、將收之、敵益迫、從騎

連呼曰、將軍舍弓、義經右手捍蔽、左手挑弓

而收之、將佐皆曰、將軍柰何爲一弓輕不貲

之軀、

源平盛
衰記

義經曰、吾何爲愛弓、令我弓如

叔父爲朝所執、則故遺以示敵、亦可、我弓弱、

遺之受侮、是我所以冒危而取也、將佐歎服、

平家
物語

宗盛令平教經狙擊義經、教經能挽強

弓、帥勇士三十餘人、上陸挑戰、義經使土肥

實平畠山重忠等當之、麾下銳兵多中箭死、

是夜義經陣牟禮高松、敵軍陣屋島城遺址、

相距里許、翊旦義經率壯士七八十騎迫營
力戰、平氏遂逃于志度浦、義經追擊之、又逃
于筑前箱崎、州人拒不內、遷舟壇浦、赤間等
海上、熊野別當湛增帥軍艦二百來屬義經、
河野通信亦率其徒歸附、於是南海道略平、
唯田口成良以阿波屬平氏、先是成良子成
直率三千騎擊通信於伊豫、義經命伊勢義
盛誘降之、義盛以成直歸志度、義經使成直
手書勸成良降、成良通款於義經、於是阿波

兵士皆降、

源平盛衰記

二十二日梶原景時以下

舟師悉至、

東鑑源平盛衰記

景時請為先鋒、義經曰、

我不在則可、我豈後於卿乎、景時曰、公是大

將軍、不可與偏裨爭先、義經曰、所謂大將軍

鎌倉殿也、我是軍奉行也、初與卿等不異、

平家

物語嚮一谷之役、侵鷓越之險、破十萬衆於瞬

息、及發渡邊、諸將皆畏風濤而不從、我率五

艘舟兵、直至屋島、頃刻攻陷壘壁、今敵垂亡、

可使卿為先鋒乎、我當先、諸將決一戰、為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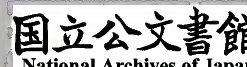
倉殿致報效長門本平景時評語曰是人非
將帥之器義經大怒將手刃之三浦義澄土
肥實平等遮隔其間極言切諫義經抑怒而
止平家物語三月二十四日黎明義經浮戰艦八
百餘艘進攻平氏於海上山峨秀遠及菊池
隆直原田種直帥五百餘艘連射我兵少沮
時空中有氣如白旗見我舟上又有二白鳩
飛集旗竿義經以為神貺盥漱拜之兵士皆
悅參取東鑑源平盛
衰記平家物語義經勸眾血戰田口成

良竊使人告義經曰乘御船者皆賤卒貴族
悉在戰艦義經進兵感之成良帥三百餘艘
應之敵軍大敗兵士乘勝亂入敵船源平盛
衰記
於是二位尼與按察局挾神璽寶劍抱帝投
海死母后亦繼而投渡邊昵以長鈎鈎之大
納言典侍謂昵曰是女院也爾等慎之昵奉
送之義經船典侍乃持内侍所唐櫃將入海
兵士入船止之神璽亦浮出片岡經春收之
東鑑平
家物語平氏闔族没海而死虜宗盛及子清

東鑑平家物語
平氏闔族没海而死虜宗盛及子清
卷一百八十五
傳
二十五

宗能宗、其餘平時忠、及子時實、平信基、藤原
 尹明、源則清、源季貞、平繼景、後藤信康、矢野
 家村、攝津判官盛澄、宮人帥典侍、大納言典
 侍、帥局、僧全真、忠快、能圓、行明等、菊池隆直、
 原田種直皆降、東鑑、參取源平盛衰記、平家
 物語、諸書或有名而姓闕、今
 據諸家圖、西海平定、義經乃奏捷京師、法皇大
 悅、源平盛衰記、東鑑遣使慰勞、四月義經奉神
 器及太后二宮、以宗盛已下生虜歸、朝野靡
 然咸稱其功、賴朝陰惡之、初賴朝遣範賴義

經將兵西上、欲試其態度、使執熱奉盃、範賴
 不能執、義經進竟沃、神色自若、賴朝意憚之、
源平盛衰記既而範賴督九州軍事、賴朝使千葉
 常胤和、田義盛監之、義經督四國軍事、梶原
 景時監之、範賴每事諮決於常胤、義盛、義經
 每卻景時議而自專、景時穢忿、竊告義經、矜
 功擅威、將士各懷危懼、賴朝怒、乃與書於景
 時、及田代信綱、密令將士勿稟義經號令、義
 經遣龜井六郎於鎌倉、送誓書、陳無異志、賴



朝卻之東鑑五月義經自押送宗盛以下生虜

於鎌倉行至尾張内海使宗盛父子下馬七

匝義朝墓拜泣過之八坂本平家物語義經先遣使

報明日將入鎌倉賴朝使北條時政至酒匂

驛受俘獲義經不得入府留腰越驛東鑑景時

告賴朝曰嚮一谷之役虜平重衡其餘生獲

在蒲殿判官怒曰今蒲殿因人成事何得率

俘獲殆至紛爭臣與土肥實平調息得釋臣

視判官殿之舉措終非立人下風者賴朝聞

之頗有戒心平家物語於是義經作狀依大江廣

元陳情賴朝遂不見東鑑平家物語○按長

朝衰記竝云義經入鎌倉見賴朝賴朝不假辭色蓋誤矣六月又令監俘

獲歸京師義經大失望快快而去賴朝聞其

頗出怨言收采地二十四所東鑑八月任伊豫

守兼院殿別當賴朝置地頭於伊豫令不得

領國務參取玉海源時叔父行家與賴朝不

協賴朝欲除之行家匿居京師與義經密相

往來九月賴朝使梶原景季於京師至義經

第、面傳命擊行家、且訶其形迹、適義經病不見、聞一兩日面之、景季悉言其意、義經曰、縱雖強竊犯人、義經當自逮捕、况行家乎、此非偏裨可得而制者、我待病愈、徐圖之、卿宜以此意歸報、賴朝聞其報、益怒、謂黨行家無疑、景時從而構成、東鑑壇浦之戰、建禮門院在義經舟、賴朝疑與之姦、初賴朝以河越重賴女配義經、而義經又納平時忠女、且其任左衛門尉、補檢非違使、皆非賴朝之意、至是怨隙

滋甚、銳意除之、賴朝謂重忠等曰、義經累立大功、威名顯赫、而其任官敘爵、以弟先兄、勢殆將凌駕於我焉、孰往擊之者、諸將默無敢對、賴朝乃命土佐房昌俊往京師、密圖之、源平盛衰記時關東將士嘗有怨於賴朝者、往往密通意於義經、而賴朝恃勢漸陵侮朝廷、大失法皇之意、義經揣知之、嘗有所密奏、法皇多許可之、參取東鑑、玉海至是義經詣法皇宮、奏曰、前備前守行家與賴朝有隙、以故欲除之、行家

亦將起兵，臣欲釋之，不得。臣亦為賴朝所忌，惡如聞。賴朝謀加兵於臣，臣是以與行家合。臣嚮代賴朝奉敕討賊，奮不顧身，遂立大功。而賴朝處臣如是，臣知不免，當赴洲股決死於一箭耳。願賜宣旨討賴朝。法皇敕曰：爾宜務開諭行家，勿令生事。義經又奏所請不許，願獲赴鎮。西法皇慮其移動乘輿，命大臣議之。參取玉海、東鑑、源平盛衰記既而昌俊至京師，不謁義經。義經頗疑之，使使召之。昌俊即至。義經曰：

卿有何事故來？昌俊佯云：昌俊舊柰良僧，有詣七大寺之宿願，故來。義經哂曰：汝非詣七大寺者，奉二位之命來圖余也。今我欲拘汝，然汝家况之使，我不欲先汝，是以不敢。昌俊固陳無之，自書誓詞焚而飲之。源平盛衰記其夜昌俊率兒玉黨六十餘騎襲六條堀河館，會帳下出遊不在，兵在者止七騎。義經即開門突出，縱橫奮擊，敵兵披靡。既而帳下稍來集，行家亦來救。參取玉海、東鑑、源平盛衰記昌俊敗走，匿鞍

馬山僧嘗與義經有好以故搜索縛送於
義經義經責曰汝背誓詞何蒙神罰之速昌
俊曰我唯奉二位家之命何神罰之有罵詈
不已義經批其頰昌俊神色不變曰此面非
我面二位家面也義經壯其言意欲活之曰
汝欲還鎌倉乎昌俊曰我自發鎌倉不期生
還今不幸為囚虜以遘死為榮亟斬義經遂
殺之源平盛衰記長門本平家物語謂左右曰人為其主者
宜如是兵士皆嗟賞之源平盛衰記義經遂與行

家苦請宣旨法皇不得已許之

玉海東鑑源平盛衰記

初賴朝以安達清經屬義經曰是雖賤隸有

才幹卿用之其實則間者也及昌俊敗清經

奔鎌倉而報之

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

於是賴朝親將

諸將擊行家義經進兵至黃瀨川

東鑑

義經將

避於鎮西就高階泰經奏法皇曰臣今留禦

東兵則騷擾京師是以暫避迨於鎮西願賜

院宣以視九州人法皇又許之

玉海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

語十一月三日與行家及平時實異父弟侍

從藤原良成女婿右衛門尉源有綱等遂如
 鎮西賴朝聞義經已離京師還于鎌倉東鑑義
 經宿衛京師專以循謹奉上威恩兼行士民
 稱之及去京師人皆惜焉源平盛衰記往至攝津
 河尻州人多田行綱等帥兵要之義經擊破
 之進至大物浦發船會大風暴起舟船漂蕩
 與行家相失所從者有綱及堀景光辨慶妾
 靜而已源平盛衰記參取玉海東鑑法皇懼賴朝之憤令
 美作國司討行家義經玉海東鑑源平盛衰記官符以

義經名嫌於右大臣藤原兼實子良經改為
 義行又改義顯所在逮捕玉海東鑑義經不得赴
 西海走于大和匿吉野山執行覺範覺之率
 惡僧搜索東鑑八坂本平家物語義經留五日遂走多
 武峯投十字坊主僧待之甚厚乃謂義經曰
 此山狹隘僧徒亦寡恐君難祕迹十津河地
 嶮人馬不得輒通君其行矣乃使其徒八人
 護送之東鑑義經又還京師竄匿數月三年二
 月與妻河越氏及從士為修驗者經北陸道

至陸奧、又依秀衡、秀衡館之衣川

東鑑八坂本平家物

語、其冬秀衡卒、臨終遺言長子泰衡等推戴

義經為大將軍、專聽國事、五年賴朝密使泰

衡圖義經、閏四月晦、泰衡遣兵襲衣川

東鑑驚

尾經、春等力戰死、於是義經刺殺妻子自殺

時年三十一、泰衡傳首鎌倉、見者皆墮淚

東鑑

參取源平盛衰記、八坂本平家物語、○世有義經記事、迹最詳、雖繁碎龐駁、多傳會之說、

而未必皆虛誕也、然無他、可證、真偽難辨、故

夷、今考東鑑、閏四月己未、藤原泰衡襲義經、殺之、五月辛巳、報至、將致首于鎌倉、時源賴

朝慶鶴岡浮圖、故遣使止之、六月辛丑、泰衡

使者齋首至腰、越漆函盛之、浸以美酒、賴朝

使和、田義盛、梶原景時、檢之、己未、至辛丑、相

距四十三日、天時暑熱、雖函而浸酒、焉得不

壞爛、腐敗、孰能辨其真偽哉、然則義經偽死

而遁去乎、至今夷人崇奉義經、祀而神之、蓋

故也、其義經用兵神速、人莫能及、故翦義仲、

殄平氏、功效甚亟、而為賴朝所忌、終至喪軀、

世咸傳稱其兵略焉、伊勢義盛、伊勢人也、初稱江三郎、嘗殺姑夫、

久繫於獄、遇赦而出、往上野荒時、鄉居焉、以劫盜為生、義經往陸奧也、道歷上野、投義盛

家義經察其容貌謂奇士可用遂相約為君

臣源平盛衰記○平治物語曰義經往平野

氏引之麾下賜名義盛稱伊勢三郎京師本

曰義經以義盛家富且有奇姿欲與之結託

義盛疑無賴博徒圖己謝遣之後義經聞賴

朝起兵自陸奧赴之道由上野引為麾下士

孰是未知從軍累有功屋島之役平教經帥死士

挑戰義盛與土肥實平等力戰拒之會日暮

交退時諸軍不寢三日將卒皆罷倦昏睡義

經慮敵偵知襲之登高瞭望義盛與片岡經

春終夜巡軍警之是夜教經等謀襲義經而

遂不果源平盛衰記參取平家物義經既破

屋島命義盛誘降田口成直先是成直承宗

盛命率三千騎破河野通信於伊豫而還義

盛從十數騎趣之皆不被甲先使一卒為旅

客往成直迴軍見而問曰汝焉如曰自屋島

赴伊豫曰屋島有何事曰九郎判官率大軍

攻破屋島內府以下宗族多為虜櫻間大夫

遭擒於勝浦民部太輔戰敗而降其餘或戰

死或溺死熊野別當河野四郎亦以舟師往

遂不果

源平盛衰記參取平家物

義經既破

屋島命義盛誘降田口成直先是成直承宗

盛命率三千騎破河野通信於伊豫而還義

盛從十數騎趣之皆不被甲先使一卒為旅

客往成直迴軍見而問曰汝焉如曰自屋島

赴伊豫曰屋島有何事曰九郎判官率大軍

攻破屋島內府以下宗族多為虜櫻間大夫

遭擒於勝浦民部太輔戰敗而降其餘或戰

死或溺死熊野別當河野四郎亦以舟師往

州... 卷一百一十... 三十一

屬之是外騎兵自四國九州全集阿讚緣海
兵衆如雲判官駐軍擊不服其他則我不聞
也成直聞而膽落歎曰家君之降敵豈以我
故乎然路人言未可遽信進至琴造宮而遇
義盛義盛曰子非田内左衛門乎吾是源家
郎黨伊勢三郎也吾非欲與子戰有一事欲
面諭之成直進馬而近義盛曰我軍既破屋
島内府以下宗族皆爲虜子父既降櫻間大
夫亦見擒皆拘之於我營子父欲一見子日

夜泣而言子恩愛之情固應如此吾不忍聞
欲使子知之故來諭之子欲戰則戰欲降則
降子儻欲再見父則吾能爲子乞父之命成
直聞之乃免胄弛弓而降義盛曰已爲降者
不宜率士卒乃使其徒皆散去將成直至志
度義經歎賞亡幾成良亦款附參取源平盛
衰記平家物
語壇浦之戰義盛生獲宗盛清宗源平盛衰
記平家物
語義經之押送宗盛也義盛從赴鎌倉塗中
與後藤基清以僕從故殆致鬪鬪基清者藤

大日本史 卷一百一十 川專 三十一

原能保之從兵也、能保與義經同開諭得解

賴朝聞而患、由此為賴朝所惡、東鑑及義經將

去京師、義盛曰、臣自此辭、比公至西海、當追

而秦從、遂歸伊勢、襲守護首藤經俊、不克、竄

匿鈴鹿山、經俊來擊、義盛自殺、源平盛衰記

東鑑○東鑑文治元年十月二日、伊豫守稱宣旨、

山內經俊僕從自伊勢來云、伊豫守稱宣旨、

蓋義盛所為也、因注于此、蓋義盛所為也、因注于此、

佐藤繼信稱三郎、弟忠信稱四郎、陸奧人、父

元治為信夫莊司、稱湯莊司、東鑑元治名、母

藤原清衡季子、互理十郎清綱之女也、尊卑

繼信忠信與鎌田盛政、鎌田光政俱事義經、

稱四天王、源平盛衰記○平治物語云、義經

賴朝謂之曰、信夫小太郎、賴朝謂之曰、信夫小太郎、

肯為乎氏之婦、遂往陸奧、嫁小太郎、肯為乎氏之婦、遂往陸奧、嫁小太郎、

今已寡居、為尼、頗富資財、子往而依彼、今已寡居、為尼、頗富資財、子往而依彼、

書授之、義經持書見尼、尼悅、出二子見之、書授之、義經持書見尼、尼悅、出二子見之、

治五年、伊豆戰死、當時其妻未寡居、且義經實見、治五年、伊豆戰死、當時其妻未寡居、且義經實見、

賴朝、賴朝豈不教託乎、賴朝、賴朝豈不教託乎、

兄弟竝為兵衛尉、兵衛尉據八坂本如白本

屋島之役、采教經以勁弓長矢、頻伺義經、麾下勇士翼蔽馬前、教經射斃十許騎、平家物語信光政亦中其矢、教經僮菊王進將斬繼信首、忠信射而殪之、扶負繼信而歸、義經莅營、加首於膝曰、汝有欲言乎、繼信曰、臣自出陸奥、委身於公、今日代公隕命、傳名於後世、不亦榮乎、第憾不見公殄滅平氏、言畢而絕、時年二十八、年本平家物語據如自本、僧葬繼信光政於牟禮林中、飾所愛名馬以

為贈、軍中感悅、參取源平盛衰記、平家物語昌俊之襲義

經、忠信等力戰破之、東鑑義經去京師、匿吉野

山、山僧相謀攻之、義經窘迫將自殺、忠信曰、

家兄繼信代公致死、今日臣亦當稱公名、以

戰死、公宜乘間而去、義經不許、忠信苦請、乃

解所著甲與之、且分甲士十七屬之、遂率十

餘人潛逃去、忠信佯稱源判官、與從士俱放

矢拒之、殺傷頗多、僧徒驚嘆曰、判官劍術嘗

聞之、不料善射如此、無敢近者、既而矢竭、揮

冊目 卷一百八十七 列傳 三十一

刀奮戰從士皆死於是忠信大呼曰汝等以我為判官乎判官去已遠矣我是佐藤忠信也請視勇者死乃佯為自殺超谷而逃去伊藤

本八坂本平家物語明年居京師竊贈書於嘗所私女

其夫白之九月糟谷有季以兵圍之忠信與

從士二人突出力鬪遂自殺東鑑玉海年二十六

八坂本平家物語後四年賴朝擊藤原泰衡泰衡悉

發精兵守熱借山元治與叔父河邊高經及

伊賀良目重高率兵陣伊達郡石那坂穿惶

引遇隈河水列弓弩以待敵既而藤原為宗

等卷甲潛出於澤原掩擊元治力戰不能支

遂與親信十八人死之東鑑○本書又載放

盾恐有一誤今不可考

大日本史卷之一百八十七終

大日本史 卷一百八十七 三十一

